

“皖军方阵”抒写新时代·池州篇

# 山沟里的博士队长

■ 许浒

1

若不是村民介绍,看着眼前这位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皮肤黝黑,脚穿老式解放鞋的男人,我绝对无法把他与官员、博士联系起来。

53岁的彭文季,是我见过的扶贫队员中年龄最大的。这个岁数,大多数人会留在单位平稳度日,顶多偶尔下基层做做调研。可他偏偏选择上“火线”,还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当然,对出生于湘西农家的彭文季来说,从池州市水利局副局长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这一人生角色的转换,不是跨过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

下乡之前,彭文季虽已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初来乍到,还是遇到了小麻烦。

2017年春天,受领挂职扶贫任务的次日,老彭便驱车来到石台县丁香镇林茶村,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这里是山区,常有野兽出没,家家户户都养狗,一见陌生人,狗子们就龇牙咧嘴地想要扑上来。一连数天,老彭走村入户摸排贫困户时,身后都跟着几只狂吠的恶狗,他不得不捡一块石头握在手里,为自己壮胆。

结果,走门串户逛了一个月,那些狗子见了老彭,摇头摆尾,亲热得不行。

老彭负责的林茶村,是池州市水利局的帮扶点。七个自然村分散在一条山谷的两边和高山上。最高的村庄海拔八百多米,连接山上山下的,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晴天手走一趟,都会累得气喘吁吁,雨雪天走路,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

山连山、山叠山、山靠山,这里的山太过拥挤。家家户户除了房前屋后侍弄点蔬菜,村里几乎看不见耕地,更别提集体经济了。村“两委”班子想为群众办点事,要钱没钱、要地没地,无计可施。全村两百多户村民唯一的生活来源,是山上的茶叶与木材。这仅有的两样,也一天天下走下坡路。老彭到来时,村民生活几乎陷入谷底。

2

林茶村的茶叶属小流域高山有机茶,有当地独特土壤和气候的浸润,不施化肥农药,味甘、汤色纯净,但凡喝过都说好。然而由于不通路,交通和信息闭塞,颇费周折地推销出去,也常常错过了市场“峰值期”,卖不上价。大伙儿曾尝试在山上种树,花钱买回小树苗,挖坑、浇水栽下去,除草、防火、灭虫,费时费力姑且不说,要等上二十年才能砍伐,远水解不了近渴。致富无门的林茶村,成为石台县五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长年身处封闭环境,林茶村人的生活追求还停留于最基本的“吃饱穿暖”,对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到来,并不心怀期待——你来我不迎,你走我不送。

怎么打开被动局面?老彭挨家挨户走访,“先混个面熟”。山里人重情面,认识了就是朋友,什么话都给他“倒”。当得知这里的农户年均收入才一千多块钱时,他心中一凛。震惊之后,是压力,还有沉思。如此微薄的家底,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该从何处下手?

一边走访调查,一边分析梳理政策,把林茶村脱贫放在国家战略的框架内加以定位,明确一个原则:凡是政策鼓励和允许的,凡是有利于尽快脱贫的,都要积极争取。

林茶村山高谷深,村庄分散,水、电、路、渠是制约发展的大瓶颈。这里拥有的,似乎只有山林与茶叶。身为水利、水电专家,老彭深知搞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把真金白银,自己除了一腔热血,唯有空空两手,他夜夜为此辗转反侧。

老彭列出林茶村必须做和争取做的事,根据轻重缓急逐项实地考察,再分别计算工程规模和资金。这一算,项目竟有二十多个。

拿着项目报告单,马不停蹄地东跑西颠。他常常在连续几天奔波后,深夜回到山沟里的住处,累得头昏脑胀。但当又一个又一个项目获得“通行证”,他的心里比吃蜜还甜。

随着一个个工程相继上马,老彭忙得不可开交。“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不能有任何差别。”勘察、论证、设计、招标、施工,他亲力亲为参与每一个环节。

两千多米的进村道路拓宽了,公交车直接开进山沟,结束了林茶村人出行难的历史;河道上架起了四座人行桥,还扩建了三座,望河兴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防洪墙将汹涌的山洪牢牢锁在河道内,昔日兴风作浪的“河妖”被镇住了。山里亮起了一盏盏路灯,清洁的自来水哗哗流进每户人家的灶房,最让人惊奇的是,大山深处居然还出现了停车场——这是在为下一步开发旅游资源提前布“局”。

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了林茶村的血脉,铆足了脱贫的底气。村民们从这位小个子扶贫队长身上,看到了信心和希望。

3

老彭瘦了一圈,百里之外城里的那个家,很长时间未回去了。

工作初见曙光后,他带着扶贫工作队将眼光瞄准了小流域的清洁治理。

林茶村地理环境自成一体,具有江南典型的小流域特征,山中河流的下游便是国家级保护湿地——素有“鸟类天堂”之称的升金湖。把这片流域的水体治理好、生态维护好,造福的是包括林茶村在内的广大区域。

搞了大半辈子水利的老彭,项目方案做得有根有据,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检验——这是他钻山林、跨沟壑跑遍二十平方公里的成果。省水利厅和池州市水利局派专家来林茶村实地考察评估,得出的结论与老彭的项目报告完全吻合。于是,460万元项目资金很快到位,全省首个清洁小流域治理案例诞生了。

林茶村是一片红色土地,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曾在这里浴血战斗,村民纷纷参军,有七名红军官兵血洒黄土,埋骨青山。老彭打听到烈士陵园的具体地点,一座座查看。红军烈士墓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他立刻写报告向有关部

门反映。池州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修建了红军烈士纪念馆。

老彭的住处兼办公室,就在距纪念馆两百米的山下,平时忙完工作,他有时一个人来到塔前,默默抚摸碑文——这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无声的激励和鞭策。“告慰先烈英灵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不再受穷,都能过上好日子。”老彭后来动情地说。

昔日贫困的林茶村,短短三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过去单纯依赖外力脱贫的村民,逐渐提升觉悟,有了自主脱贫意识。老彭却不敢掉以轻心,他深知,致贫是动态现象,一场天灾、疾病,就可能使人再陷入困境。要想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必须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筑牢社会保障这道“堤”。

林茶村在全县率先成立第一家村级“爱心基金会”,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2019年,老彭将“化缘”得来的17万元交给基金会管理,并制定严格管理章程。考上大学、参军和遭遇意外急需帮助的人群,都是爱心基金会的发放对象,村民看病报销后的医药费自费部分,也会给予10%的补助。基金会运行两年来,照章办事,严控监管,发挥了显著成效,被村民称赞为“速效救心丸”。

老彭有很多想法,想在自己离开林茶村前,挖掘当地优质资源,开发旅游产业,“林茶村脱贫了,要朝乡村振兴的方向继续迈进……”

离开林茶村后,他心里总牵挂着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去看一看,了解扶贫项目的运营情况,并邀请村“两委”班子成员来家中商量旅游规划如何落地,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找景区开发合作伙伴。一次扶贫,林茶村成了老彭精神上的第二故乡。



更多内容  
扫码阅读

## 箸头上的风景

■ 许俊文

江右之城池州,城不大,却含蓄、精致。

池州人的口味,是水滋养出来的,靠的是久远时光的文火慢炖,是滋润润叶式的点点滴滴。池州就是一株长在水边的植物,汁液饱满,隐约可闻水在叶脉流动时所发出的细微声响。

多水的池州,绕廓的长江姑且不论,仅近城的湖泊就有许多个,平天湖、天生湖、南湖、马料湖、丰收圩湖等。这些湖泊全天然,一年四季守着平静。那些注入湖泊的河流和小溪,从一座座青山、一道道幽谷中走出,带着花草的清芬、石头的干净、苔藓的鲜活和云雨的清新。

水多鱼就多。桃花汛期我在平天湖畔漫步,岸边的嫩草没人水中,一群鱼正游着,突然蹿上去咬断一根草茎,游向深处,拨弄得水花飞溅;也有个别贪吃的,跳起来去够悬挂的草叶,用力过猛而落在岸上,一个打挺又窜入湖中。

池州人的餐桌上,鱼是家常菜,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花鳊。每至农历二三月间,北方大地尚在沉睡,喝足春水的江南桃树,虚眯着藏纳风情的媚眼,只消一个夜晚,灿烂的桃花便悄然绽放。一时间云天花地,流水浮英,连鳊鱼也抵挡不住诱惑,成群结队地逆水而上,不时斜刺地跃出水面,溅起朵朵水花。微风细雨中,片片渔舟晃晃悠悠,撒出一张又一张网,网开网落,笃定自若。守候在此的白鹭们,则见机而动,纷纷从水畔的悬崖或树冠上箭矢般俯冲下去。

桃花、春汛、渔舟、鹭鸟,跳跃的鱼群,共同构成了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苏轼最爱此词,心心念念也写了词作《浣溪沙·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鳊鱼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黄庭坚对苏词推崇备至,闻而继作,索性把浙江吴县境内的西苕溪换成了池州的新妇矶和女儿浦:“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下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一词联袂三作,时人传为美谈。

地处江南的池州小城,其娟秀妩媚,三分来自绿树,七分源于碧水。半城红杏半城桂,是对树的概括。穿城而过的清溪河、秋浦河、白洋河,源源不断地把高山之水输送到小城的每一个角落。

众水交流散入千家万户的池州拥有大片湿地,那是水生植物的天堂。在这里,水稻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给水鸟和野生植物留下空间,莲藕、红菱、茭白、蒲笋、野芹到处可见,随手可采。池州人爱惜自然,什么季节采、采多少、留多少,都心中有数。

池州人家的菜谱,也多半与水生植物有关,藕炒菜、红菱梗、茭白肉丝、鸡头梗、菱角米、茨菇汤……这些源自河流、湖泊、湿地的菜肴,烹饪时,简单的清炒或清炖,便可保全食材的清嫩。藕的白、菱的红、芡的微黄、野芹的绿,五彩缤纷的大自然仿佛都搬上了餐桌。

在池州,过了清明,小城里的人们便纷纷走向郊外,开始一年一度的采春,又称咬春。春可以咬,其味可知。此时,风儿是柔的,郊野是绿的,阳光不温不火,河滩上、水湖边,到处可见采春人的身影。

平天湖湿地是我的采春必选之地,那嫩得能掐出水来的芋蒿、马兰、野芹,混杂在滩涂油绿的葦草间,自成一个个小群落,面积若草帽、斗笠大小。我一次只采少许,够装一盘就行。池州人是幸运的,他们有着采不尽的野菜,一时吃不完,就用滚水焯了,存在冰箱里,便可以从头吃到年尾,直到另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

持一杯地道的杏花土酒,细细品尝自己亲手采摘、烹饪的美食,那满足幸福的感觉,是我生命里回味无穷的记忆……



祥云·古郡换新彩 陈志精、桂遂平、陆可、焦羽、彭宜平 / 作(套色木刻)

## 李白发清兴,及此有相思

■ 阮德胜

在皖南池州,李白踏过的足迹,一代诗仙的吟唱,给小城留下独特的人文诗情。李白不止一次到过池州,有“五游秋浦,三上九华”之说;诗写池州,有四十余首之多。

对当年的池州山水,李白用诗歌作了深情的定格。千百年风霜流转,这片山水现今如何?我们在池州大地上行走,在诗意浪漫中见证。

李白好游,一个重要由头是好友友,访友出游,游兴与友情齐发,诗情与酒兴俱洒,来池州亦然。咏唱“因君树桃李,此地忽芳菲”、“竹实满秋浦,风来何苦饥”,是写给秋浦县尉柳园,赞美秋浦县令崔钦,“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见客但倾酒,为官不爱钱”,与青阳县令韦权舆等交往唱和、有诗有酒,与“别后经此地,为予留兰茝”的民间诗友周刚、隐士文人高霁也交情弥远。

有史实可考,李白到池州并创作大量诗篇,集中于天宝八年至十四年(749年—755年)。此时,他正在“被谗去朝”的政治失意中彷徨,他的大唐则被“安史之乱”搅成一团糟。初入池州,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愁”字。他在《秋浦歌十七首》中吟道:“客愁不可渡,行上东大楼。”在《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中歌曰:“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更向杯中失。”在《秋浦清溪夜对

酒客有唱鹧鸪者》咏唱:“雪花酒上灭,顿觉寒夜无。”

从长江而来,进入清溪河,泛舟平天湖,登临齐山峰,游览上清溪,夜宿碧岩村……南渡虾湖村,拾级黄山岭。然后,溯清溪,上九华,再游陵阳,最后从铜陵五松山离去,无意间为后世走了一条旅游金线。池州在他寄寓的意象之中,是避世离俗的山水,是超妙入心的自然。每每诵读其诗,青山之栖、碧水之浮,沁人心脾,比如“人 coming 有清兴,及此有相思”“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回及玉镜潭,澄明洗心魂”……时至今日,福荫于李白诗作的池州山水,多了一层诗情的灵秀。

在池州谈李白,不能不提《秋浦歌十七首》,“秋浦”,既指当下行政区划的贵池地界,也指池州人的母亲河“秋浦河”。李白见到的秋浦河,“秋浦锦驼鸟,人间天上稀”“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条清澈的河流,乳汁般生生不息地养育着两岸居民,向长江贡献着它无言的滋养,因为李白的反复咏叹,被誉为诗河。

李白还多次写到池州的清溪河。明代嘉靖《池州府志》记载,此河“在城通远门外。西南之源,一出湾溪,一出石岭,与棠溪、峡川交于白洋,汇于江祖,注于上清溪……东南之源,出太朴山,注于白沙河,折于虾湖,绕于东塘湖。合三水之下流至清溪,以达于江。”至于太白先

生的诗云:“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里”……是指上清溪,还是下清溪,诗中少注,但并不影响这条河在诗中的况味。特别是城区内河的“下清溪”,如今已成为池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诗仙笔下有名有姓的池州山水还有十多处,有“秋浦千重岭,水车岭最奇”的水车岭,“逻人横鸟道,江祖出鱼梁”的万罗山,“桃波一步地,了了语声闻”的桃波山,“鱼龙动跋水,处处生波瀾”的白箬陂,“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的桃花坞,“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的黄山岭,还有“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的苦竹岭……更值得一提的是李白的《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二)，“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天上酒船。”其中的平天湖,无法核准或已消失,但在池州主城区改造中,建设者将城东曾经南宋岳飞练兵于此、南朝太子萧统垂钓于此,水域面积达11平方公里的白沙湖更名为“平天湖”,这是文化的传承,也是诗境的再造。今天的平天湖绿水映青山、烟波浩茫茫,是最赏月地之一。

李白寄情的绿水青山,成为今天池州百姓的金山银山,诗人的清兴与相思化作千古文脉,滋润这座城市,见证它以“排头兵”的姿态与力度雄立于绿色中国发展的新方阵!

## 梦里乡村

■ 阿成

山,俊朗清秀  
水,灵澈依人  
粉的墙,黛的瓦,小桥流水,绿荫开合  
光彩和沧桑,在楼台间纯粹地流淌

一条青石铺就的街道  
迤迤一路烟火  
晨光里,匆忙或闲散的脚步就开始喧腾  
闹到檐下高挂的灯笼  
点亮一卷不眠的灯火

一泓飘在旧时光里的倒影  
流淌着青峰绿野、蓝天白云  
翠鸟飞过新铺沥青的公路,  
当年是鸟才能飞到的地方  
云藏树抱,山环水绕,通达八方  
自驾的心弯得柔美,直得坦荡

一所山中学校,像一座空中花园  
一面红旗和朝阳一起冉冉升起  
喧闹的读书孩子聚成一群快乐的野蜂  
一双双凭窗眺望的清澈眼睛  
映上一抹飘扬的中国红

一场黄梅戏、豫戏或目连戏  
被风俗浸泡的唱腔,老酒一样销魂  
喝彩声掀翻了广场的夜幕,  
卸下粉墨,昨日地埋头割菜的夫妻  
露出甜蜜温和的笑容

暖阳下的花甲老者  
戴一副老花镜  
歪头检视一册崭新的族谱  
近百年的断裂缺失被一一接续  
泛光的皱纹漾开微笑和叹息  
从幽暗的历史回响  
一直读到盛世光阴故事

## 城市里的布谷声

■ 李凤仙

记忆里,布谷很少有群集活动,基本都在乡野山地平原的树上安家落户。总觉得那灰色的、在电线杆上划过一道弧线便无影无踪的布谷尤为神秘,明明声音就在耳畔或头顶,等你们循声去寻那玲珑的身影,鸣唱却又在远方传来。

布谷鸟的曲调情感丰富,无论是清脆悠扬的“早种包谷,早种包谷”,还是惆怅忧伤的“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抑或丰收在望时的“快黄快割”,都被认为是在苦口婆心地催促农事。因此,在我的心目中,布谷是属于乡村的。

城市公园的绿荫里,只有关在笼里的鸟压抑着发出几声向往自由的啼鸣,会唱“希望之歌”的布谷在城市里是无栖身之地的。布谷独爱从林蕴秀与天阔地远,当然是对喧嚣繁杂、局促不安的城市敬而远之了。

可蜗居于池州后,发现这里的布谷声竟也此起彼伏。小城像我乡村老家一样,有山有河,树林蓊葱,四季花开的公园几乎延伸至城市的五脏六腑。人工修饰的山川河流,是城市居民不用远足就可饱览的壮丽河山。无论是沐着曦光锻炼,还是披着晚霞散步,处处都能听到惹人怜爱的百鸟鸣唱,布谷声也是此起彼伏,那变化多端的四声一度,让我欣喜不已——新时代的城市植被也蓬勃成了鸟的天堂,四季都是鸟语花香。布谷一改平日里的孤冷,栖在路旁高枝上,待晨练的人经过,它冷不丁来声“发棵发棵”,似热情地加油,也仿佛提醒你关注它的存在。有时,它会把电线当做五线谱,和成双成对的燕子站成美丽的音符,“布谷布谷,啾啾啾啾”的合唱竟然那么合拍,春意在他们的大合唱里肆意流淌。于是,“莺啼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绿”,在城市的山间湖畔像有谁泼墨挥毫一样,“肥了芭蕉瘦了樱桃”,朗润的山川、蓝宝石样的天空,人与鸟的日子都桃红柳绿起来。

有天下班回家,已是日薄西山,带着一天的疲惫正在阳台处理家务,突然几声悠长嘹亮的“布谷、布谷”从窗外传来。我的心似干涸已久的河湾突然迎来滚滚春潮,情不自禁停下手头活儿,放眼窗外,希望与布谷能有次不期而遇。可它们终究还是矜持地与人保持距离,方才的声音仿佛就在窗外桂子的新叶间,这时却似乎又在附近的山林里高亢响起。

我爱这山清水秀的池州城,就像热爱生我养我的故乡一样。在这里,蓝缎子样的苍穹下,人与自然相合,连人与鸟之间也不再设防。你看那一向神秘孤独的布谷,在这里也变得从容不迫,“布谷、布谷”,那阵阵的鸣唱与在乡间一样高涨。

# 黄山

(本版稿件由池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

投稿邮箱:ahrhbsfk@126.com